

四月初春某日正午,平日里喜欢骑行的我,准备到单位对面的三中心加油站给我的“大毛驴”加个油,刚一下楼就看见一个警察同志在设置路障及指示标牌。于是我喊了一嗓子:警察同志,怎么了呀?

从警察口中得知因城南疫情的扩散,几个小时后我们的小城将静默管理。果然我刚回到小区,出入口就已经只进不出了,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也收到单位停工的信息。本以为短期即可解封,殊不知此次却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,我看到楼下的社区干部、“大白”忙得脚不沾地,便深感居家裹足不可取,只因顾炎武先生“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!”之言,一直在脑海中回荡。

疫情暴发以来,年年我都会加入防控志愿者队伍,为我们小城的抗疫贡献一份力,所以本次也不例外。多数业主都选择了居家隔离,我们单元加上我一共三人参加志愿者队伍,另有某大学张教授、某学校管校长,我被分配到核酸采集后备组,配发有“大白”隔离服及全套防护装备;他俩在物资配送组,前期因物资紧张,他们仅分配到口罩和简单的手术防护服,但他们仍然毫无畏惧,一丝不苟地认真工作,帮各个楼层除垃圾、消杀,给居民送菜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为人师表”。

由于核酸检测单元同样具备传播风险,防控指挥部决定原定点采集改为上门采集。工作量瞬间倍增,导致采集岗人手不足,于是我们志愿者们预备队即刻投入工作,和外地支援六安의医务人员一对一搭配,组成多个小组逐户采集。

早上七点多,我们在小区活动中心集结,穿戴装备并等待医务人员到来后,组队奔赴楼栋。首两轮的检测,我分别与来自滁州和定远的医生搭班,对



妈妈从小就给我灌输,每个有修养的人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,内涵更为重

姓名如属相,与人终生为伴,是一种文化。回头想想自己的姓名之于自己近60年的人生,信也。

我的姓名“严仍江”,是5岁要上小学时起的学名。做过私塾先生的爷爷英年早逝,未见过我,自然无法赐名。父母对起名字很慎重,还把大伯家大舅舅喊过来一起商议。那时我已记事,其场景现在依稀记得。前两个字,未商议:“严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姓,“仍”——族谱锁定的辈份,都必须继承,不能改动也不能减省,要费心思的是在最后一个“名”字上。

父母的意思是名字要按照乡俗和家风规矩,不能起高,也不能起低。起高了,起大了,招摇显摆,自己还受不起;起低了,不大气不像话,被人瞧不起,自己也不舒服。我,属龙,大人们的意思:龙不能离开水,离开水不能存活,必须要有水终身相伴,所以一致同意要取个带“水”的名字。于是大家都使劲地想。大海的“海”字,大洋的“洋”字,太大太阔太猛,农村人戴不动戴不起。太湖的“湖”字,大小气势倒合适,但叫起来糊糊的不好听。河塘沟渠渠之类的,对龙来说太小,一口就喝干了,难活人,即使小时可以,大了蛟龙还是要腾渊而去另找去处的。想来想去便想到“江”字——“江”在我们家乡六安是当大河理解的,不像江南把小河也叫江——不大不小,龙在里面不仅有水喝,而且游刃有余,能活得滋润,又不张扬耀眼。现在看来,父兄们尽管没有随爷爷说

俗语说:“冬吃甘蔗赛过参”,而霜打过的甘蔗才会更甜。进入冬季,大街小巷的甘蔗售卖点多起来。一根根粗壮的甘蔗,勾起我儿时的回忆。

那时候,实行的是大集体生产,每家每户只有很小的一块菜园地。刚刚度过吃不饱饭的年代,生产队的土地主要种植粮食。在一次赶集的时候,我认识了“甘蔗”这个好东西,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父亲学习了甘蔗的栽培管理技术,在我家小片的菜园地里,栽种了一墒子甘蔗。可能因为菜园地的肥力雄厚,那一块地里的甘蔗根根粗大健壮,长势喜人。

霜降过后,父亲让我们把甘蔗杆外面的老叶和枯叶剥去,他说:“剥去甘蔗下面的黄叶枯叶,不但能增加透光,还能起到增产、防治病虫害的作用。最重要的是,打掉了那些枯叶,甘蔗就长得更甜!”刚剥开的甘蔗还是青绿色的,经过风吹霜打,逐渐变成光泽鲜亮的紫红色。父亲说,变成这种颜色,甘蔗的糖分也就充足了,可以拿到市场上售卖了。

记得那一年,父亲要带我去乡里参加“三开会”,天还没亮,就把我喊了起来。他挑着甘蔗在前面走,我在后

愿山河无恙

韦牧羊

本单元进行逐户检测。由于首次接触采集工作不熟悉流程,加之对病毒还是具有一定的恐慌心理,所以我也略有紧张,以至于慌忙中出乱、效率不高,偶尔甚至发起呆忘记给医生递试剂管。忙活了半天,我们仅检测了50余人,我因为自己的愚拙而不悦。

次日,和我搭班的是一位来自铜陵的许医生,她性格开朗,亲和力强,她觉察到我的一丝紧张,便主动和我聊起家常。我们一边检测一边闲聊,渐渐地我就没那么紧张了,取试剂管、扫码、登记,也没那么慌乱,效率提升了很多;而她动作麻溜,采集、拆签、封管一气呵成,一看就是干练的医务工作者。

由于之前常年在深圳从事快节奏工作,我做任何重复性的事情都有总结经验、琢磨办法、提升效率的习惯。采集时我长了个心眼,用手机记录下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的门户及楼层,这样下次采集时,无人居住的就可以不敲了。许医生动作快,我也要赶在她采集完成前的间隙去迅速操作手机录入。次日的采集工作开始



前,我便已打印好本单元有人和无人的房间对照表拿在手,省去了无效的敲门,半天下来我们居然提前半个小时完成全栋楼的检测,配合得非常默契。

几日以来,我们的动作一天比一天快,我会提前敲好门扫好码,并把试剂管递到她面前,而她则会在我扫码时做好消毒,将检测棉签提前打开并码好方便抽取;她尚在检测的时候,我便已提前按好电梯等候。我们配合越来越默契,为提高我的拿取速度,我还用塑料袋和封箱胶自制“交叉背包袋”,不仅穿戴、取试剂瓶方便,还能重复利用。社区领导可能觉得我们效率上来了,也给我们加了菜:负责本栋同时兼顾另外半栋楼的核酸检测。能者多劳,我们很有成就感!

从本单元到另外半栋楼的单元,有400多米的距离。我心里盘算着这也是可以节省时间的呀!步行的话要走三五分钟,按照我们的效率,我们可以检测一层

三户呢,要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,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,好让医生早点回去休息。这下我的“大毛驴”派上用场啦!于是,每天都可见两个“大白”,骑着一辆“巡航重机车”,在小区里驰骋,赶往下一个检测点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疫情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渐渐得到了控制。不知不觉最后几轮核酸了,我们的采集能力达到一天八九十人,而且我们组基本都是较早完成并交试剂管到收集处,还能支援别的小组,为她们送物资。

其实啊,我们都是一群平凡的人在做平凡的事,但是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得不简单,那才是我们觉得这么多天的辛苦最值得的地方,因为我们都坚信自己迈出的每一小步,汇聚起来,定能撬动整个抗疫战斗的一大步!经过全体医务人员、社区干部、志愿者的努力,必将迎来疫情的又一次胜利。愿山河无恙!

心头滋生一种故地重游的亲切。

时不时低头看一看脚上的鞋,轻盈鲜亮。我骄傲地昂首阔步,脚下生风,我心飞扬,就这样走到地老天荒都不会累吧?洋洋得意之时,渐渐感到不妙,停下意气风发的脚步,摸一摸有点疼的脚后跟,奇怪了,这么贵的名牌鞋还能磨脚?这老街还没走到三分之一呢!也许是新鞋,穿一会儿,磨一会儿,就好了吧?我在我心底安慰自己。

三河古镇的景点有刘同兴隆庄、董寅初纪念馆、大夫第、杨振宁旧居、孙立人故居等等,边走边看,越走脚后跟越疼,兴致全无,败兴而归。

通常情况下,新鞋磨脚,穿一阵子就不磨了,可这双我引以自豪的名牌鞋,却很倔强。每次我兴致勃勃地穿上它,想在人前炫耀炫耀,均以两只脚的后跟磨出水泡,直至破皮为代价。真是鞋子合脚不合脚,只有脚知道,生活幸不幸福,名牌不能代表。自以为能抬高身价的名牌,一次又一次给我血的教训,让我深刻体会到,并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,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就像我们总想去远方看风景,但慢慢地发现,有时候想看美好的风景,不一定要去到多远,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,风景就在身边。

来从省教育厅走到江淮平原“一马平川”的“向阳地”上施展抱负和才华,同时接受淮河水的滋养不断成长发展!

我40多岁时的一个金秋,有幸随省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考察组到绍兴参访,在鲁迅故居的“三味书屋”出口处,见一位70多岁风度儒雅面容清朗的长者在给访客们写扇面,连写嵌名诗,就想买一把留作纪念。门口人很多,我赶紧把名字写给老舍。他看看我的面相衣着打扮,略作思忖,展开一把扇子左手尽量压右手手指墨便写,熟练,没有迟疑,但书写缓慢而认真:严谨治学高智慧,仍驾方舟溯长江。好!感觉第一句似是对我之前人生的总结和肯定,因为严谨治学而达到高智慧的境界,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的美言;或是勉励,就是即使现在没有达到高智慧,那么可以通过严谨治学来达到,这就是汉语的高妙。我感觉后一句尤好,似是对我后面人生之路的导引。说实话,人到不惑之年,在科员管理岗岗多年又不能全身心做自己热爱的教研工作,多少有些懈怠、无奈和倦意。此时,这句诗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和鞭策。从题扇落款得知老舍名叫姚铭福,回来网搜得知其1933年生人,人称“山阴农人”,书法家。这扇子在我家已有十七八年了,搬了几次家也不曾丢失,其分量更是愈来愈重。

至今我还未发现我与谁重名,我的名字之于我的人生又有意义,它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,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它。

深情。它叫的时候,别的鸟就不叫了。它不叫的时候,别的鸟一阵叽叽喳喳,好像对它议论一番,至于议论什么,不得而知。于是,我和鸟儿四散开去。

林子里长满了草,引来三只只羊和一两头牛。不远处的一所小房子门前,坐着一个老人,看不清男女,只看见满头的白发。想必是牲口的主人,看着它们别受伤害。我当然不会害它们,我只是友好地看看它们的生活。羊有黑有白,牛则一律的黑色。牛津津

有味地吃着草,让我欣慰。

小羊吃草很有趣,专挑嫩草、好吃的草。光吃不嚼,一个劲地往肚里吞,不扎肚子吗?我摸摸它的角,它温顺地低过头,一动不动让我摸。它的角不长有毛的,跟我的体温差不多,我们彼此交换着信任和爱怜。我摸摸它的胡须,拍拍它的头,缓缓地走了。羊们目送我很远,还“咩咩”地叫了几声,算是友好告别吧。

野地边缘被谁开辟出一小块菜地,显示着辣椒的人气。种的植物不多,但精细。红的是辣椒,紫的是茄。半青半红的是西红柿。它们靓丽而自信地挂在枝上,昭示着青春的美丽。还有南瓜,拖着长长的藤子隐藏在草棵里,迷迷糊糊地很懒觉。呦呵!这还有一畦红芋,深深地埋在土里,长出尺把高的紫色秧子。这都是低调而憨厚的物种,不怕被埋没。埋没了,正好安心、安静地生长。这也是一种大智慧。

女儿的第一次运动会

胡晓芹

女儿期待已久的校运会,终于在心心念念中举行。

前一晚上就开始兴奋地试穿新校服(第一套校服),练习班级啦啦队口号,练习拍篮球,一边拍球一边要我计时和计数。最后商量,要我去看她参加比赛,看着孩子小脸满满的迫切之意,哪里忍心拒绝和缺席?抚摸着她的小脑袋,许诺,妈妈一定参加你的第一个运动会。

傍晚,班级群里张老师发消息说,由于疫情防控期间,学校取消了邀请家长进校园。女儿满脸的失落,于是赶紧把她抱在怀里安慰:没事儿的,老师会拍照分享你们的喜悦,安心参加比赛,相信你;相信你们班级会是最棒的。女儿听了,这才安心地和我说说晚安。

早六点半起床,洗漱完毕,女儿开心地吃完我做的鸡汤面。在上学路上又说:“妈妈,今早你有没有发现我吃得很快?嗯,我吃饱了才有劲儿拍球!”

中午放学看到我,女儿就激动得跳起来,说:“妈妈,我今天是超常发挥,层层选拔,评委说我是女子第一名。我拍的球一次都没有掉下来,我是不是很厉害!妈妈我告诉你呀,比赛之前,我一直在练习拍球。这是学校的球,不是我自己的,我要先适应适应对吧?我下午还要参加班级的拔河比赛,我问老师我没有报名参加拔河比赛呀,老师说我个头大,一定可以。”

女儿小嘴巴吧嗒吧嗒,像挺机关枪说个不停。看到女儿一脸的光芒,我就一个劲儿鼓励她。

回想起女儿自九月一号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生以来,除了学完**蹦蹦跳跳**的拼音,最大的成绩是可以站着、蹲着、单手、换手拍球了。

运动一直都是女儿的短板。学校运动会来了,女儿忐忑不安地报名参加拍小篮球项目,还让爸爸买个新篮球,在家不停地地练呀练。得不得奖没关系,重在参与,健康、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
中午休息前,收到张老师发来的统分表:1319号选手一分钟拍球214个,女儿获得第一名,超出第二名14个。

前两天女儿生病了,身体恢复期间每晚都会练习拍球。付出有回报,她一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!

下午运动会继续,老师发群里拔河比赛的视频,孩子们一个个涨红着小脸,呐喊着,气氛非常热烈。看到女儿站在最前面,几次差点摔倒,一双小手紧紧地抓住绳索,呐喊声一阵高过一阵……最终丫宝她们一(3)班连胜三局,妥妥当当又一个冠军!

晚上放学,脸蛋红红的女儿扑进我的怀里,把小手伸给我看,拔河的印痕还在,赶紧给她吹吹。

女儿说:“妈妈,你和我们张老师一样,给我们吹吹手,感觉就不那么疼啦。妈妈,他们太厉害了,我们都全力以赴地跟他们拼了。”

当我听到女儿说“全力以赴”时,感觉很欣慰。平时怎么都不理解的词,通过一次运动会就这样领悟了。

我逗她说:“宝贝,和妈妈分享一下今天运动的收获好吗?”

“好的,妈妈我就是感觉‘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’,我平时要不练习,肯定登不上冠军领奖台。还有‘团结就是力量’,我们在张老师的指挥下,全部都‘全力以赴’,使劲儿往后拔,才能够赢得胜利。妈妈,我可以开心地骄傲一下吗?”“可以呀,偶尔骄傲一点是自信的表现。你一直认为自己体育不行,跑步跑不快,跳绳不连贯,滚轮胎劲儿太小,看看通过这次运动会就知道自己还是有强项的,对不对?”

“嗯嗯,知道了。妈妈,我的实力也是不低的,对吧?”女儿闪着机灵的大眼睛,对我说。“肯定是的,加油哦。希望下一届运动会可以参加更多的有趣项目比赛。”

通过运动会这个契机,打破了运动是丫宝短板的自我假定,极大地激发了丫宝的自信心。

这样的运动会不仅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内涵,激发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,还可以提高班级的凝聚力、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,让孩子们体验和分享到运动带来的快乐,加深和促进对已学知识的理解,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。



我的姓名

严仍江

成书,但传统文化还是有继承的,儒家文化的精髓“中庸之道”倒被他们活用在了我的名字上。

因为我自己知道姓名的来历和涵义,所以从上小学开始,一直到今天,我一直用姓名暗示自己,同时也用人生不断丰富其内涵。我始终铭记我是“江”不是河塘沟渠,以此勉励自己。学习上我不愿落后而勤奋刻苦,工作上我严格要求自我加压,生活上省吃俭用力求改变环境,追求人生向大河一样滚滚向前。但我遵循“江”字的中庸之道:中师毕业分配至小学从教能津津有味安贫乐教,一旁的初中有意招揽、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意提携我都不在意不主动。在成绩面前,我能够正确对待自己,做到胜不骄败不馁。我羡慕别人成绩愿意别人好过自己但不嫉妒;尊重别人落后体谅他人的失败,但不冷眼奚落更不落井下石。做学问我只做到副高不去冲正高,做特级教师只做“普通的”不去冲“著名的”,讲座我只愿在辖区内偶尔说说不敢答应到外

面去讲,做管理我习惯作助手当参谋不习惯中间位子。在荣誉面前,我喜欢看到同事的名字出现在光荣榜上,习惯看到同志站在领奖台上。——一切皆因我姓“严”,“严格”的“严”;我是“江”,“大江”的“江”。

我的姓名时时给我积极的心理暗示和向上的价值引领,经常给我带来启迪和鼓舞。

我30岁时招考到六安行署教委,有一次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邓英达带队来我市检查教育工作,随行有时任科长的郭平川,他小我好几岁。晚餐时,邓处长与我们教委主任杨传连用郭平川和我的名字各做了一句诗,上句是“一马平川向阳地”,下句是“万里仍江滔滔潮”。那时我才到行署教委,能得到省市两级教育领导这样的激励,很是激动和振奋。这一直使我激情澎湃地在基础教育管理科室努力奋斗,一干就是20年,近几年才终于申请回到我热爱的教学研究岗位并不停地忙碌着。而郭平川从大别山走出

荒野不荒,也不野,就在公园旁的一块地方。

在家里悠閒的时候,我往往会到野外做一次逃避。去那里呼吸一些新鲜空气,活动一下僵硬的筋骨,再扭扭腰身踢踢腿,做一次仰卧起坐。或什么事情也不做,只那么痴痴地望着蓝天,看着白云。像古代落拓的诗人。

野地有很多树。槐树、柳树、松树和不知名的什么树,郁郁葱葱一大片。还有很多灌木丛。它们不高大,不挺拔,当然算不上成材林。它们也不想做成材林,只要不长直、不长高,便不会挨斧头遭锯子,轻松自在,在一年年活在自设的情境里。风吹雨打,落叶归根。它们不长在湖边、河边,也算不上防风林。结出的果子除了鸟吃鼠糟蹋,人也不能食用,是一片无用的杂树林。可在我的眼里,它们不但有用,而且有大用。它们不仅供给人们清新的空气,也免费让我欣赏鸟们的音乐会。云雀的高音,黄鹂的中音,麻雀的低音,布谷鸟抑扬顿挫的诗朗诵,都让我沉醉,让我忘情。

树尖上刚刚跑过一阵脚步声,可树枝并没摆动,我看见有只鸟来了。这叫声我从没听到过,大而清脆,有恰到好处金属味。抑扬、短促的声音,如同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不是简单的“你好,你好”,而是一连串的“姐姐姐姐你好吗?见到姐姐真好呀!真的很好呀!”一遍遍地告诉你什么叫婉转,什么是

荒野

李太芳

面小跑才能跟上。到了乡里的小集镇上,父亲把甘蔗分成几个等级,靠在两个竹篮的支架上,叮嘱我分别以5分、6分、8分一根的价格售卖。

那个时候,我还不足十岁,父亲刚离开的时候,我还有些害怕,可过来买甘蔗的大人,丝毫没有欺负我的意思,都按照父亲说的价格买去了相应的甘蔗。我逐渐进入了状态,开开心心地攥着那些硬币,感觉自己像个富翁。

临近中午,两篮子甘蔗卖掉了大半。这时候,我发现路上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,眼巴巴地盯着我的甘蔗。我向他招手:“过来,你想买甘蔗吗?”他怯生生地说:“我……没有钱。”我砍掉一节甘蔗稍递给他:“给,不要钱。”他说:“我要甘蔗下半截。我爷爷咳嗽哮喘,说用甘蔗煮梨能治好。”我为主地说:“你一根啊,这我做不了主。”正说着,我父亲回来了,了解到实情后,当即送给那个小孩一根甘蔗,还将我砍下的那一节塞给他,说:“这是奖励你的孝心。”

那一捆不起眼的甘蔗,不仅改善了我们家的生活,还教会我做人的道理,迄今想起来还觉得甜丝丝的。

冬来甘蔗甜

李成林

